

景明刻本
紀錄彙編

三九

卷之四 紀事本末

五

本卷第一至四葉原刻錯簡此據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補

吳郡二科志叙

天下惟東南爲最東南惟吳會爲最山川糾鬱材產饒裕昔人謂多奇材士聲施于世舊矣柱史紀其美郡乘書其長固不待更緝而其未緝者不能獨已也則亦待善述者有取焉予嘗攷之有達官有碩輔有忠臣有循吏有孝子有節婦皆可書皆盛于他郡顧才能櫟櫟不足與執筆而羈于時學又不能爲之書是予非可待者可待在人也弘治癸亥予家居無聊更多人事之擾因思郡之爲文苑者頡頏相高流美天下是生有榮而沒有傳不可幾矣郡之爲狂簡者

磊落不羈怨愁悉屏是任其真而全其神不可幾矣
遂類其言行作二科志非敢供太史之采直以自玩
且使一二知己贊明之也生魄前三日叙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吳郡二科志

閻秀卿

文苑

九五人

傳曰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含章之義偉哉孰得而非
之上則金門具闕之情下則緝柳編蒲之旨大則君
民郊廟之談微則草木河山之興莫不書鼎鐘鐫金
石供耳目於當今樹風休於永世者也故逸才以高
其宗絕識以裁其博定格於大雅敷綺於真華則光
流有粲價重無前可得而易職乎夫人文之宣地靈

所萃旁觀列國多絕太和是以典故雖存駕馭者鮮
綴文之士千里而一人焉落落足音已無裨益蚩蚩
之黨靡所取裁此靈蛇之珠侯生擅握雕龍之曲崔
氏自專也吳江南上郡佳麗所鍾言游而降玉軼交
馳百家之詞總六變之律諧若機雲二雋尤拔同趨
月相瓊姿天下所想泣其靈者時有詞傑所就雖殊
並華國之音平區而別之使景企者自擇

楊循吉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居郡涇之南濠幼秀雅望之
朗然甫弱冠舉進士第會試洎殿試皆十九名方射

策時匏菴索其文讀之曰殊清雅有偉才但駢驪多
非當時體不然狀元無難也循吉雅自負不以爲然
暨傳臚果不及第除禮部主事非其好也適有業姑
布術者稱善相往從卜之曰君貌非常人惜促數循
吉曰我壽幾何曰明年平宰木拱矣循吉迺大驚投
病移免歸後竟無恙循吉喜讀書居家益得涉獵蓋
無所不通作文則淫思竟日不肖苟文用精絕人有
戲之者曰祭酒每多更草假令紙貴柰何循吉曰方
辭雉尾暇日常多政當摘藻抽心使洛陽紙貴耳嘗
怪文章家多僞書於董氏誌發之其文曰後世之文

壞於銘墓豈惟壞文復壞史也人死凡有力者便得
銘無不以爲忠臣孝子慈母烈婦廉士才人也夫賢
者固不若是之多也則文安得不壞而天下之誠忠
孝慈烈廉才者何怪乎人之不信也嗚呼真僞相亂
史何徵焉故曰僞銘之究能壞史也今人束一帛以
詣人乞銘無辭者不知人有當銘有不當銘當代之
鉅公當銘鄉先生當銘其人有行誼當銘有文章經
術當銘與親戚當銘朋友當銘朋友之父母當銘如
是而已矣有其事則書其事無其事則書其歲月如
是而後銘可徵也文可信也史可采也或以尊或以

賢或以交游銘乃不愧不然則是文章家之劫竊蠹害也豈可哉性好山水嘗論郡中奇勝得金山因結廬居焉作金山雜志後徙南峰因號南峰山人每讀書得意則手足不能禁人由是謂之顛主事

論曰文章之習不可一渝格歸於到而已精金不駁光麗五行固人望而敬雖不飾廟堂亦天下器楊君何怯於人粵稽惟劉子政之倫足以爲比彼靡麗者下矣

祝允明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也祖顥累官叅知政事母徐

氏爲特進武功伯天全翁女允明聰慧絕倫博學工
屬文不爲章句右手指枝因號枝指生爲人好酒色
六博不修行檢屢爲雜劇少年習歌之初在郡學御
史山陰司馬堊按直隸檄郡學有博學能爲古文詞
者免課書更殊禮遇郡以允明當堊按吳允明從諸
生中擢行相見禮侍郎徐公貫嘗讀允明所爲文愛
之數加存問由是延譽兩都知與不知莫不曰允明
天下士也大抵宗左氏傳班氏書作爲文章高古雄
杰中鄉闈屢春官下第弘治戊午太倉建州成巡撫
彭公禮曰不可無書然書所以堊後必得祝允明琴

川桑悅於文章無所讓亦曰天下無多人獨長州祝
某翰林羅玘與悅三人耳玘江西人亦知名玘與悅
微有隙而悅初未識允明力詆咲及從石田所見其
文廼嘆服由是觀之蓋公論也允明有一黑貂裘甚
美欲市去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蒼頭不
言吾何以識時楊儀部循吉與允明並有文才人皆
稱之而先循吉循吉戲曰謂卿之文循吉所不如何
廼楊祝稱允明曰馬固去驢遠甚然未聞人曰馬驢
也辨給類此書學尤神妙

論曰桑悅天下大俠也其所稱止兩人而希哲與焉

豈非逸羣拔類不可多得者乎唐有樊紹述文章屈曲希哲似近之然雅重之姿樊殆不及也惜乎不厚分才雜劇此亦俳優工戲何異已戾千里名駒未始不蹄齧矣

文壁

文壁字微明温州刺史林次子也性方古威儀舉舉自宋元暨國家典故無所不能通詩學喜石曼卿梅聖俞尤長于法書雲間張弼書名雄天下識者評之不如壁遠甚壁所善沈石田尤愛敬嘗爲推策曰徵明庚甲何異廼聰明若此食性多禁尤不喜楊家果

人或笑之作解嘲詩其詞曰南風微微朝夜吹暑雨
未到山中時此時珍果數何物五月楊梅天下奇纖
牙彷彿嚼冰雪染指頃刻成臙脂論名列品俱第一
我不解食猶能知天生我口慣食肉清緣却欠楊梅
福冰盤滿浸紫威蕤常年只落供吟目千金難致漠
北寒壯人老去空垂涎渠方念之我弃捐食性吾自
知吾偏十年枉却蘇州住坐令同儕笑庸鄙幾回欲
作解嘲詩曾未沾唇心不死葉生生長楊梅塢眼
看口啖日千顆願從君口較如何補作西嶼楊梅歌
父在任卒壁往奔喪府僚及縣大夫僉計以銀千兩餞

樞行璧辭曰先君泰作府曾未貨取一毫不幸以疾卒斃得其正而使不肖愛斯贈是欺死父也且先君以正死不肖可以不正生乎固不受居喪按禮人多稱之

論曰文人無行蓋自古而然徵明於辭受之間決之以義千金之重等視浮雲行已不當爾即是能立德者已賢哉乎斯人

唐寅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駢驪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爲人放

浪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林自太僕出知溫
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
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
去寅從御史考下第鳳立薦之得隸名未几果中式
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
耶解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
方奉詔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
唐寅爲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卿獎
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更詣請寅
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草上三事皆敏捷會

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政乞文餞後被
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嘆惜者歸無幾緣故
去其妻寅初爲諸生嘗作悵悵詩其詞曰悵悵莫怪
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
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煙前程
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
衣持鉢院門前允與其事合蓋詩識也後作多怨音
其自詠曰擁鼻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游四更
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期馬革黃
金說客剽貂裘近來檢校行藏處飛葉僧家細雨舟

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於時者遭也吾不能
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
休烏有矣譬諸梧枝旅霜苟延奚爲後復感激曰大
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廼效楚囚因圖其石曰
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于世者可以
觀矣其所逮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裕縱使果然
世之爲市科目者多而彼獨白著豈非命與且如伯
虎之才授之底石何愧惟其不克令終豪士亦解骨
也